

更新书架

《影子里的中国》



作者:吴敬琏、郑永年等 出版: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版

本书围绕中国经济发展轨迹、发展陷阱、金融革命、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新秩序展开思考,预言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新格局。焦点话题均为约稿专文论述,作者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巨大。

《九月寓言》



作者:张炜 出版:重庆出版社 2013年版

在作家张炜笔下的《九月寓言》,小村庄被赋予全新概念,就如那些老歌,“多么好的歌儿。没法听清的歌词。老辈儿流传下来的歌儿。这歌儿在娘胎里就学会了,融在血液里,日夜奔流,就是不出声儿。那是身上的泥土太厚了,歌声穿不透哩!”

《杨澜访谈录之风云》



编著:杨澜 出版:译林出版社 2013年版

全书甄选时代热点人物入册,包括放弃竞选州长而选择陪怀孕的妻子的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;率真到碍得人牙根疼的地产商任志强;天天睡觉笑醒的中国首善陈光标。这些睿智的对话、思想的碰撞,也揭示着走向辉煌的成功之路。

好书推介

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

天使在胡扯

爸爸是疯子,但是儿子不是。儿子和妈妈把爸爸送进精神病院,因为爸爸一直认为自己是皇帝,他们的家是后宫,儿子是太子,妈妈是皇后。

那天儿子来精神病院看爸爸,他问医生,精神病怎么医不断根呢,医生不好意思说医不好,医生说,你爸爸这样不是很愉快吗,他在这里做皇帝,其他疯子都是他的子民。儿子叹气,他觉得医生说的有理。

他去见爸爸,犹豫了半天,才低低喊了一声:父皇,儿臣看你来了,我给你带来了报纸,苹果,香烟和茶叶,还有你最爱吃的卤猪肉。爸爸说,你妈后呢,还和坏人在一起?你们两个受坏人的挑拨,把我送进精神病院。

护士们都对这个皇帝很好奇,派小情去采访他。小情问:“你住在精神病院里,怎么管理你的国家?”皇帝:“我早就制定好了一套方针,通过秘密人传输出去,国家的经济、政治,一直用的是我这一套。”小情:“秘密人是谁?”皇帝:“秘密人肯定是秘密,这个不能告诉你,不过可以给你说一点,其中有电子人和外星人。”

小情:“你以前在交通大学做什么?”皇帝:“我搞保卫工作,喜欢喝酒,一次喝醉了,我儿子、老婆和交通大学一帮坏人搞叛乱,说我疯了,强行送到精神病院里,到现在,我被软禁了十年。这个也没什么,历史上有许多皇帝被暗算,不得不找个地方隐退,像清朝的什么皇帝,就隐退在五台山做和尚,后来被称为太上皇。”小情:“那么,你也是太上皇咯。”皇帝:“我目前还是皇帝,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。交通大学那帮坏人,利用我老婆儿子,搞阴谋,他们以为会搞垮我,我已经派了千军万马去追杀,一个也跑不

分享悦读

永远忘不了十年前第一次读到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《惶然录》时的震撼,除了普鲁斯特,还从未见一个人像他一样如此深入地走入内心,他那些大多是自言自语的文字与其说是写作,不如说是自我对话,同时借此完成生命的自我圆满。他生前默默无闻,死后虽名声渐起,但其生平却鲜有书籍涉略。

费尔南多·佩索阿一定给了瑞士作家帕斯卡·梅西耶极大震撼,使之成为其文字的俘虏,但帕斯卡·梅西耶觉得作为一个超级粉丝还远远不够,他不仅耗费巨时虚构出一本以费尔南多·佩索阿为原型小说,这本小说就是《里斯本夜车》。如果把《里斯本夜车》作为一本以“逃离”为主题的小说也是说得通的,57岁的中学老师戈列格里斯在一个平常日子里,偶遇一位葡萄牙女子,一本名不见经传的葡萄牙书籍,其平淡的生活从此来了个急转弯,其寻访之旅也就此展开,而当寻访之旅变成生命之旅后,其生命也就不再平淡。

中国人说:“五十而知天命”,戈列格里斯在遭遇生命的拐点之前,从世俗的角度来说,过得相当不错,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,有渊博的学识,受人尊重,如果他就此生活下去符合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理解。但真正的现实是,每个人生命中除了现实的舒适,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,大多数人只属于没有“逃离”,只是因为缺乏勇气与契机。而戈列格里斯的逃离,缘自“文



掉。”小情:“不会也追杀我们吧。”皇帝:“不会,精神病院是受特别保护的。”小情:“谢谢皇帝。我还想问一个你可能会生气的问题,我书上和电视上说,皇帝有后宫三千,你有多少?”皇帝:“我有后宫,不是三千,只皇后一人,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老婆。”

小情:“你是个不好色的皇帝。我们护士拥护你。最后,请你给我们题几个字,挂在护士办公室里。”皇帝:好。

皇帝写了五个大字:天使在胡扯。

关于精神病院的说明

我想很少会有人突发奇想跑到精神病院里去溜达,除非他特别特别好奇或者是一个真正

的疯子。那么一进医院的第一道铁门后,会看见一个木牌,就像公园里提示游人要爱护花草树木的那个样子,只是木牌要大很多,上面用美术体写着:欢迎来到精神病院。

跟着我过了桥,还有第二道铁门,被两个人守着。里面是那个著名的花园。自从我们的围墙外面没有了油菜和麦子,疯子们每天就在这个花园里放风,自由地抽烟唱歌跳舞,对着天空高喊:我是玉皇大帝。年轻的基督徒,疯子们也喊他魔鬼,我称呼他基督徒,是因为他尊称我为上帝的女儿,我们算是亲戚了,彼此尊称嘛。基督徒虽然已经住了两年医院,可他从来都否认自己是疯子,每分每秒都在计划逃跑的事情。他从进院的那天就开始研究病房的结构,布局,每一个医生护士的习惯,放风时进出的线路。他认为从病房逃跑太难,必须经过两道门,一道铁门,而且还有护士守着。惟一的希望是放风时逃离,只要逃出一道铁门从此就海阔天空。他很狡猾,从来不像其他白痴疯子那样,在门口吵吵闹闹要出去,让守门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谁是要逃跑的人。基督徒躲在疯子背后,躲在松树下面观察,我也不知道他想了多久,也许他住院的目的就是为了逃跑。总之有一天他自以为想出了一个简单又奇妙的办法。他脱掉疯子必须穿的衣服,一身西装,从那条疯子们称为的音乐大道上走过来,像一个正常人一样,正对着铁门而去,两个守门的还没有反应过来,他已经出了铁门。唉,他为什么要欠别人的钱呢,他在计划逃跑的事,可借给他钱的李名却随时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李名喊一声:魔鬼,把钱还了再走。就这么一下,基督徒计划了两年的逃跑计划全部失败。当然他还会再计划再逃跑,据说,他下一次会从天花板上逃离。

花园之上就是万恶的、有铁窗子的病房,所有故事的发源地。(小安)

开往里斯本的夜车

字练金师”引发的共鸣,他自认为找到了同类。随着西去的列车,戈列格里斯的寻访之旅渐次展开,“文字练金师”普拉多的形象变得完整和丰富,借着戈列格里斯的眼睛,借着戈列格里斯对《文字练金师》的深入阅读,读者慢慢知道,普拉多有一个卡夫卡式的父亲,曾经就读贵族中学和葡萄牙著名的大师,为了解脱父亲的病痛成了一名医生,曾经参加过反极权的运动,有过一段婚姻和几段恋情,但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生活的表面,而作为“文字练金师”的普拉多,则深深地隐藏在他的呓语般的文字里。

帕斯卡·梅西在《里斯本的夜车》里这样描述普拉多:

“他的脱轨,源自于他那备受折磨的灵魂,有如炙热的熔岩一般,以无比的力量焚毁且卷走他心中曾经受到的奴役,及对别人的过度期待。他辜负所有的期待,打破一切的禁忌,而这也正是他的喜乐的来源,最后,他终于在驼背的法官父亲,野心勃勃的、温柔的独裁者母亲以及终生对他感激涕零的妹妹面前,得到了平静。”

普拉多的父母可能做梦也没想到,他们过度的爱以及期待,对普拉多幼小的心灵生成了怎样的压力和伤害,从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,他找不到生命的出口,只好沉溺在文字里,寻找心灵的宁静,其实他的心灵从来没有得到过宁静,如果有,也只是他自己给的,更多的时候,我们看到是,他的纠结、他的彷徨、他的孤独与挣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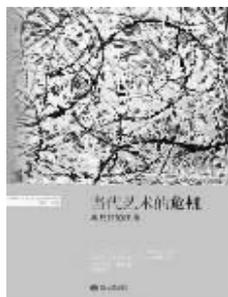
普拉多的内心矛盾在其对待宗教、爱情、生死与人性上,处处可见一斑。他说没有教堂的世界不值得存在,却又极其反感上帝的武断,他在中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,是其对宗教的讨伐,但其实他对宗教无比热爱,只是这种热爱仅是文学性的,他从不认为一个“彼岸”的许诺,可以承载生命的重量。他认为人们眼中的自我永远不可能是真实的自我,这让人与人的沟通与理解变得遥远。他渴望人与人的亲密,但又认为过度亲密是“霸道”的。他不相信爱情,但妻子的去世却让他痛不欲生,他不相信激情,却对一个比他小20多岁的姑娘充满了激情。他幻想去远方旅行,但身在家乡却已是满腹乡愁。他对死亡充满恐惧,却又觉得死亡是上帝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。

熟悉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人可能会觉得其无论生平与年代都与普拉多大相径庭,认为《里斯本夜车》并非是在给费尔南多·佩索阿树碑立传,确实,《里斯本夜车》并非简单的个人传记,主人公的身上除了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影子,还有尼采、卡夫卡等大师的影子,但作者在小说中虚拟的文字,与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《惶然录》中文字,确实没太大差别,比如这段文字:

“我们的生活不过是流沙,在一阵风吹下,短暂成形,下一阵风吹来,又被吹散。一个徒劳的构成,在它尚未真的完成之前,便已被风吹散。”

(西晚)

《当代艺术的危机:乌托邦的终结》



艺术在当代是否真的已死,已经终结?作者以犀利细腻的笔触剖析当代艺术危机的实质,辨析当代艺术作品的价值和发展前景,可为专业研究、艺术爱好和投资收藏者提供有益参考。

作者:[法]伊夫·米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·2

《看照片看什么》



这是关于如何阅读和进行摄影批评的书。全书按照描述、阐释、评价和理论化这些主要批评活动加以组织,并围绕下列四个问题展开:我看到什么?它意味着什么?它精彩吗?它是艺术吗?通过以著名影像作品为范例,探讨上述主要问题来解读摄影批评。

作者:[美]特里·巴雷特 译者:何积惠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·4